



我和我的动物朋友

# 骏马战车

赵丽宏著

战马

战马

赵丽宏  
加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马蜂 / 赵丽宏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8.9

( 我和我的动物朋友 )

ISBN 978-7-5016-1417-2

I . ①战 … II . ①赵 … III . ①儿童文学 —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5293号

---

责任编辑: 陈 莎  
责任印制: 康远超 张 璞

美术编辑: 邓 茜

---

出版发行: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网址: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邮箱: tiantiancbs@163.com

---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5.5  
版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87 千字 印数: 1—10,300 册

---

书号: 978-7-5016-1417-2 定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 自序

天地之间，生灵万类，地上跑的，树上跳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世界之奇妙，由此而起；天地之纷繁，由此而生。地球上的生命，原本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生命之间的和谐，便是世界的和谐。

我从小就对动物非常感兴趣，小到昆虫蚂蚁，大到飞禽走兽，只要有机会，总爱观察研究，如果可能，也喜欢饲养小动物。小鸡，小鸭，兔子，金鱼，麻雀，蟋蟀，蝈蝈，金铃子，蚕宝宝……凡是孩子有能力喂养的，我都喂养过。和小动物

的交流，是童年最美妙的记忆。

幼年时，我也养过蚂蚁，并且天真地以为能把蚂蚁养得和蟋蟀一样大。那是一次失败的经验，蚂蚁虽小，却绝不肯对我这个饲养者就范，怎么也不愿意住在我为它们准备的小房子中。那次失败的经验，使我懂得，对于这些小生命来说，自由比什么都珍贵。

我相信，世间的所有人，都有和动物交流的经验，这是人生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动物，不仅活在童话和神话里，也活在人类真实的生活中。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类和万千生灵共处共生的世界，人类其实只是万类生灵中的一分子。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是检阅人类文明的一杆标尺。

我不是一个专写动物题材的写作者，但多年来，也常常有动物进入我的文章。我写在我身边活动的麻雀和猫狗，写飞到家里来的鸽子和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写在国外旅行时看到的大象和苍鹰，写传说中的义犬和神虫，甚至会写一下爬到我电脑上来的小蜘蛛。生命的灵动和美妙，每天

都在我的眼帘中展现，在我的脑海中回旋，使我忍不住用文字把它们记下来。这本小书，汇集了我很多年来写的和动物有关的文字，其中有散文，也有小说，题材和形式虽不相同，但是文章的主角，都是和人类交流的生灵。这些文字，如果能博读者诸君一笑，能在孩子们的心头引起一点共鸣和思索，那便是我莫大的欣慰了。



## 目 录

1	热爱生命
6	旅伴
17	鹰之死
25	与象共舞
29	袋鼠和考拉
33	乌鸦
36	鸟谜
42	雨夜飞来客
47	相思鸟
51	鸡的故事
55	哀驴
59	蛇
64	布拉托

72	蜘蛛
75	囚蚊
78	家鼠
83	野猫
86	战马蜂
91	麻雀
95	孔雀翎
100	绣眼和芙蓉
105	致大雁
111	义鸥
113	苍蝇
115	喜鹊和乌鸦
118	母羊
122	蟋蟀
126	野蜂飞舞
129	猴年说猴
131	丙戌说狗
137	蝈蝈
140	佩雷斯和他的皮夫



## 热爱生命

父亲老了，七十有三了，年轻时那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变得斑白而又稀疏。大概是天天在一起的缘故，真不知这头发是怎么白起来、怎么稀起来的。

有些人能返老还童，这话确实有道理。七十三岁的父亲，竟越来越像个孩子，对小虫小草之类的玩意儿的兴趣越来越浓。起初，是养金铃子。乡下的亲戚用塑料盒子装了一只金铃子，带给读小学的小外甥，却让他扣下来了。“小囡，迷上了小虫子，读书就没有心思了。”他一边微笑着申述理由，一边凑近透明的塑料盒子，仔细看那关在盒子里的小虫子。“听，它叫了！”他压低了声音，惊喜地告诉我，并且要我来看。盒子里的金铃子果然在叫，声音幽

幽的，但极清脆，仿佛一根银弦在很远的地方颤动。金铃子形似蟋蟀，但比蟋蟀小得多，只有米粒大小，背脊上亮晶晶地披着一对精巧的翅膀，叫的时候那对翅膀便高高地竖起来，像两面透明的金色小旗在飘……

金铃子成了他的宝贝了。他把塑料盒子带在身边，形影不离，有空的时候，就拿出盒子来看，一看就出神，旁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时间长了，他仿佛和盒子里的金铃子有了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交流。那幽幽的叫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便微笑着陷入沉思，表情完全像个孩子。一次，他把塑料盒放在掌心里，屏息静气地谛视了好久。见我进屋来，他神秘地一笑，喜滋滋地说：“相信吗，我能懂得金铃子的意思呢！”

我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把我拉到身边，要我和他一起盯着盒子里的金铃子看。“我要它叫，它就会叫。”他很自信，也很认真。米粒大小的金铃子稳稳地站在盒子中央，两根蛛丝般的触须悠然晃动着，像是在和人打招呼。看了一会儿，他突然轻轻地叫了起来：

“听着，它马上就要叫了！听着！”

果然，他的话音刚落，金铃子背上两片亮晶晶的翅膀

便一下子竖了起来，那幽泉般的鸣叫声便如歌如诉地在我的耳畔回旋……

“它马上要停了，你听着！”

金铃子叫得正欢，父亲突然又轻轻推了我一下，用耳语急促地告诉我。他的话音未落，金铃子果真停止了鸣叫。

这事情真有些奇了。我问父亲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他笑了，并不是得意扬扬的笑，而是浅浅的淡淡的一笑。他说：“其实没啥稀奇的，看得多了，摸到它的规律了。不过，这小生命确实有灵性呢！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它们叫，这叫声比什么歌子都好听；有些孩子爱看它们格斗，把它们关在小盒子里，它们也会像蟋蟀一样开牙厮咬，可这有啥意思呢？人间互相残杀得还不够，还要看这些小生灵互相残杀取乐！我就喜欢听它们唱歌……”

他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童年乡下的琐事，讲他怎样在草丛里捉金铃子，怎样趁着月色和小伙伴一起去地主家的瓜田里偷西瓜。在玉米田里，在那无边无际的青纱帐中，孩子们用拳头砸开西瓜吃个饱，然后便躺在田垄上，看着天上的月牙儿、星星和银河，静静地听田野里无数小生命的大合唱。织布娘娘、纺纱童子、蟋

蝉、油葫芦，以及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子，都在用不同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它们的歌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使暗淡的夏夜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宁静的气息……

“最好听的，还是金铃子。”说起金铃子，父亲兴致特别浓，“金铃子里，有地金铃和天金铃。天金铃爬在桃树上，个儿比地金铃大得多，翅膀金赤银亮，像一面小镜子，叫起来声音也响，像是弹琴，可天金铃少得很，难找，它们是属于天上的。地金铃才是属于我们的。别看地金铃个儿小，叫声幽，那声音可了不起，大地上所有好听的声音，都能在地金铃的叫声里找到。不信，你来听听。”

盒子里的金铃子又叫起来了。父亲侧着头，听得专注而出神，脸上又露出孩子般的微笑……

秋深了。风一阵凉似一阵。橘黄的梧桐叶在窗外飞旋，跳着寂寞的舞蹈。塑料盒里的金铃子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越来越难得听到它的鸣叫。父亲急起来，常常凝视着塑料盒子发呆。盒子里的金铃子也有些呆了，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那一对小小的响翅似乎也失去了亮晶晶的光泽。

“你把它放在贴身的衣袋里试试，用体温暖着它，或许还能过冬呢！”母亲见父亲愁眉不展，笑着提了一个

建议。

父亲真把塑料盒藏进了贴身的衬衣口袋。金铃子活下来了，并且又像以前那样叫起来。不过金铃子的歌声旁人是很难听见了，它只属于父亲，只要看到他老人家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微笑沉思，我就知道是金铃子在叫了。有时候，隐隐约约能听见金铃子鸣唱，幽幽的声音是从父亲的身上，从他的胸口里飘出来的。这声音仿佛一缕缕透明无形的烟雾，奇妙地把微笑着的父亲包裹起来。这烟雾里，有故乡的月色，有父亲儿时伙伴的笑声和脚步声……

于是，我想起屠格涅夫那篇题为《老人》的散文诗来：

……那么，你感到憋闷时请追溯往事，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吧！在那儿，深深地，深深地，在百感交集的心灵深处，你往日可以理解的生活会重现在你的眼前，为你闪耀着光辉，发出自己的芬芳，依然饱孕着新绿和春天的明媚与力量。



## 旅伴

是武夷山的腹地了。

举目四望，世界是绿色的。竹子、铁杉、青桐、鹅掌楸、黑松林……浓浓淡淡的绿，覆盖了逶迤起伏的群山。风一吹，林涛四起，像群山深深的呼吸，给人一种神秘幽远的感觉。最使人着迷的，是那条从高高的山坳中奔流而下的溪涧，山泉清澈得如同有了生命的水晶，喧哗着，打着旋涡，吐着白沫，蜿蜒流泻在堆满乱石的山谷里。

我，在这个荒凉却充满诗意的山谷中住下了。投宿的小客栈临溪而筑，探头便能看见那条又清又急的山涧。流泉的歌唱，整日整夜陪伴着我，白天给我诗的灵感，夜晚送我进入梦乡……

然而毕竟有些寂寞。山中人烟稀少，小客栈里除了我，只有一个来自县城的收购组，七八个人，白天开着一辆面包车进山收购山货土产，傍晚才回来，天天如此。小客栈的主人是一对外乡来的中年夫妇，生得粗壮强悍，性情却很孤僻，难得和人搭腔，整天阴沉着脸，全然不同于那些热情爽快的山民。白天，这里除了客栈主人和我，便再也没有其他人，只有客栈主人养着的一大一小两条黑狗，懒洋洋地躺在院子里晒太阳。小黑狗还未断奶，老是朝母狗肚子底下钻，大黑狗是一位很温顺的母亲，听任小狗在它身上胡缠。然而谁想逗小狗，它便会疯狂地叫起来，露出凶相。那小黑狗也会学样，拼命地对着人乱叫乱咬。而在客栈主人面前，它们却像两只乖巧的猫，会做出一副媚态。我不喜欢这两条黑狗。傍晚，收购组回来了，和他们聊聊，听一些山中奇闻，那是很有意思的。收购组里带队的是一位模样可敬的老人，鬓发已经斑白，精力却出奇地旺盛，天天带着一伙人上山，总是兴致勃勃，从来不露倦色。收购组里还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悄悄地告诉我，那老人是供销社的经理。

一天下午，收购组提前回来了。车门一打开，竟传出

几声轻轻的狗叫。第一个下车的是经理，只见他两只手各抱一条小狗，快活地笑着。这是一对可爱的小狗，金黄的毛色在太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彩，像两个毛茸茸的大绒球。经理把小狗放在台阶上，两个小东西蜷缩着依偎在一起，亮晶晶的眼睛里流露着惊恐和不安。

“才五毛钱一个，从山里人家中买的。”经理轻轻抚摸着小狗的脑袋，笑着告诉我。一个小伙子上来用铁丝套住小狗的颈子，然后用绳子把它们拴在廊柱上。过了一会儿，两条小狗仿佛自在一点了，先是摇着尾巴东张西望，随即便互相扑打着玩耍起来。

院子里的两条黑狗也过来看热闹了。它们默默地站在一边，漠然凝视着两位新来的陌生同类，既无欢迎的表示，也没有厌恶的神情。看了一会儿，小黑狗失去了好奇心，又钻到大黑狗的肚子底下急急忙忙地去寻找乳头了。两条小黄狗比小黑狗还要小一点，也许早晨还含着母亲的乳头呢。此情此景，大概使它们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它们不顾牵在颈子里的麻绳，挣扎着朝大黑狗扑去。大黑狗却如临大敌，龇露着白花花的利牙，凶狠地冲它们狂吠起来，小黑狗也在一边跟着乱叫。两条小黄狗失望了，又瑟缩着挤

在一起，耷拉着脑袋再也不敢动。

哦，这一对失去了母亲的可怜的小东西！

傍晚，厨房里人声喧闹，只听见收购组的几个小伙子快活地大声嚷嚷：“经理下厨，经理露一手！”我走进厨房，只见经理围着一条白围单，满脸红光，正兴致勃勃地站在锅灶前亲手炒菜。客栈的那一对夫妇也在一边忙碌着，阴沉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红红的鼻尖上冒着油汗。屋里，一股热烘烘的茴香和肉的味儿在缭绕。见我进来，经理笑呵呵地招呼道：“来，今晚和我们一起会餐吧，吃狗肉！”

“狗肉！哪里来的狗肉呢？见我惊奇，一个小伙子便说：“就是今天带回来的小狗嘛，杀了。”我一愣，退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收购组的屋子里又叫又笑，热闹极了。小食堂里，显得很冷清。那个姑娘没有参加聚餐，和我在一张桌上吃饭。

我忍不住问她：“你怎么不吃狗肉？”

“吃不下。”

“两条小狗都杀了？”

“本来都要杀的，一条给跑了，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姑娘说着，抬头看看门外。天已经全暗了，黑黝黝的